

我常說，當個票友必需具備三種美德，此即是：有閑，有錢，有涵養。此三者是缺一不可的。假如一天到晚忙碌，自無法學新腔，研究身段，字韻，如果沒錢，絕沒人肯義務教戲，得天下英才教育之，好啦，閑錢具備學的有門兒了，想明場上露一露，那麼，

第三種美德更非具備不可；後台的內行損話，台下觀眾的損話，劇評家的見仁見智，要沒點涵養功夫，非氣傻了不可。有人說：既然如此，何必當票友呢？答曰：實在喜歡這個調調兒，無可奈何。

侯榕生

以票友身份談票戲

我有位握筆的票友朋友，一個雲手學了三個月，每月老師薪金二百，背地裡老師還直撇嘴，認為草的出奇。回荆州的周瑜，只學魯肅對白的一場戲，私下裡請魯肅下過五回小館，演出結果，觀眾評曰此周瑜太溫順沒火氣，我這位握筆的票友朋友聽了，付之一笑，下次仍票戲不誤。你說，要沒有上述三種美德成嗎？

既然票友的戲癮如是之大，對於登台票戲一定如吃了蜜糖，甜的很囉！其實不然，不但內行對登台怕就是票友也怕，尤以成名的票友更甚。

凡是舞台上的演出者，都不知道自己在台上是什麼樣子，觀眾的掌聲反映了好，戲評家的戲評反映了好，究竟是真好假好，自己也拿

不定主意，所以臨登台前，沒個不心裡打鼓的，就拿這次伶票救濟水災義演來說吧；高華的大名，在台灣喜歡戲的人，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程派名票的唱腔在電台經常播出，這次要登台演出了，那個人又是個老大塊頭

，真得去瞧瞧，有什麼樂子沒有，這是觀眾的心理。高華本人呢？又焉能不知自己的缺點，十幾年不登台，人又發胖，萬一後台來個暢笑，怎麼好？嗓子再緊張的一字不出，豈不榮名付之流水？我想他在出台前的兩分鐘一定有悔意，幹麼出這洋像呢？救濟災胞捐幾個錢不就結了嗎？

這是我的想像，也可以說以我的票戲經驗對高先生的心情加以揣測。至於趙培鑫先生，這次所負的責任更大了，失空斬與捉放曹的演出，盛況空前，並被封為票界余派傳人，欲睹其台上豐姿者，大有人在。於是戲碼刊出，戲迷排隊買票，前排一百元者，早被首要諸公分購捧場，其聲勢之盛，為伶票兩界所未有者。可是頭天的武家坡演後，就被人連載式的批評上了，武家坡後尚有坐宮回令，失空斬，我想趙先生的心情一定是不愉快的。

我可以說，這是「盛名」為趙培鑫先生招來的後果。

假如沒被封為票界余派傳人，則目標不至如此之大，因為論扮像，氣度，台風，可為台灣伶票兩界之首席老生，腰腿上不見功夫，乃票友之通病，本來咱們不是幹這行出身的嘛。

我與趙培鑫先生素昧生平，幾日義演，看了坐宮與失空斬，以票友身份想到另外票友的票戲，心裡極為感慨；這次演出，少不得自貼開銷，自掏腰包買票請客，費了極大精神義演，反而招罵，豈不冤乎？

我認為：學誰必需像誰，這是誰也辦不到的事，就算與馬連良的大舌頭神似，台上的身段神氣無論如何像不了，楊寶森之自成楊派，又安知不是用余腔中脫變而來，裘盛成的鼻音花臉，如果金山仍活着，一宜被唱為左道旁門，其實，好聽不？真好聽，連台北都常聽鼻音花臉的裘派味兒。所以，我常說，只要唱的好，一定會有人欣賞，倒不見得非學某派不可的。如果學得某派的個中三昧，加以自己的智慧，未嘗不可以另創一派出來，假如趙培鑫先生肯常登台露演，又安知沒有趙派老生留傳於台灣呢？